

*Haishang Feng* 海尚风文丛

# 落叶秋初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落叶秋初

陈锦国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尚风文丛/陈锦国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8  
ISBN 978-7-5426-4289-9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电视剧本—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2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9549 号

## 海尚风文丛

著 者 / 陈锦国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500 千字

印 张 / 17.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289-9/I·736

定 价 / 88.00 元(全 2 册)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 序

叶辛

这是锦国先生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子。说它是集子，是锦国先生在收录入了两部中篇小说之外，又将根据中篇小说《致命对手》的电视剧本也收了进去，故而我这样称呼。

在东北出差期间，锦国先生听一位公安朋友细细地讲述了发生在某市的一桩连环枪案杀手被擒的故事，受到了触动和启发，写下了《致命对手》这部中篇小说。公安人员追捕连环枪案凶残的杀手，悬念迭起，动作性强，情节曲折多致，写出了小说，锦国先生欲罢不能，又将其改编为电视文学剧本，肯定是觉得这部作品一旦拍摄成电视剧播出，可看性是极强的。

我和锦国先生有同感。不过和中篇小说《落叶秋初》相比较，我更喜欢《落叶秋初》。

为何呢？

《落叶秋初》也是破案题材，不是都一样嘛？《落叶秋初》写的是抢劫珠宝案。三个歹徒梦想着一夜暴富，经过周密策划，在大彬指挥下，精心选择了一家超市的珠宝柜台，冲进去成功抢劫得手，逃之夭夭。办案民警面对案情，剥茧抽丝，冷静分析研判，和三个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毛、钢子、大彬一一捉拿归案。

看完这部中篇，我的思绪良多。一来是近年来电视上播出过几

起珠宝首饰店抢劫大案，有的在闹市中心，有的在市郊；有的在内地，有的就发生在上海。锦国选择的这一案子，我感觉就好像是上海发生过的一个案子。

就惊心动魄的程度而言，似乎《致命对手》比《落叶秋初》更强烈一些。那么我为什么更喜欢《落叶秋初》呢？

和作品的题材有关。

侦探小说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它的情节取胜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世界上公认，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是这一小说样式的鼻祖。一百好几十年来，这一惹人喜爱、独具魅力的文学体裁，逐渐又被细分为推理小说、惊悚小说、悬疑小说等等，无论怎么称呼，无论情节构思如何诡谲，它总是以罪犯作案，名侦探出动，寻找证据，运用推理分析和棋高一着的预测，最终破案而使案情大白于天下，并令读者心服口服得拍案叫绝。

除了在情节跌宕、惊心动魄的小说构思中获取阅读的快感，这一小说样式的高低，还得看其文学性和思想性，看其通过作品反映出的社会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这一角度来说，《落叶秋初》在反映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特征上，要比《致命对手》更强一些。

我们有多少人像大彬、钢子、飞毛那样涌进城市来打工的人啊，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男女，都怀揣着发财的梦，怀揣着过好日子梦，《落叶秋初》在写到大彬、钢子、飞毛三个人的经历时，都涉及到了这一点，而且很多地方的心理描绘和刻划，都细腻而又传神，让人联想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命运，和现实对于他们心灵的挤压。从而引发读者对于这一命题的思考。

正是因为锦国先生选择了这一法制题材，并以流畅生动的叙事笔法，讲述了两个情节环环相扣的故事，故而他的第一本作品集显示出可读性甚强的特点。

希望锦国先生能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写出更加引人入胜，兼

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悬疑小说来。

是为序。

(作序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目录

序 .....	1
落叶秋初 .....	1
致命对手 .....	116
致命对手(电视剧本).....	183

## 落叶秋初



你们想干什么？水英苍白的嘴唇嗫嚅着，她能感觉到自己低如蚊蝇声的呵斥，在现下杂乱杂沓的场景里是那样的乏力，就如同被投进海水里的一枚丝针，甭指望能激起星点儿的水花来。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响，着实让水英满满吓了一跳。

水英循声望去，妈啊！一双秀目刹那间被惊得溜圆溜圆，平日里一张灵巧的舌头也跟结了冰似的滞纳了起来。水英有些贫瘠的胸脯子激烈地起伏着，她能听得见来自它深处的心跳。这都是啥阵势呀？这不跟电影里头的枪战片一样吗？水英的思绪快速地跳闪着，她的小腿肚子也不争气地开始了哆嗦起来。

柜台前三两米处，地上水英叫不出名字的物品后正腾着厚重的浓烟，刚刚还敞敞亮亮的偌大的营业厅一下子变得灰蒙蒙雾罩罩起来，如织的顾客隐形了，天光暗暗下来。

水英正木讷着，浓雾里，三个头戴面罩、身着迷彩服的恶煞男人



电闪般地撞进入瞳。

稍远处，男人甲手里挥舞着一把枪，口气狂傲又不容他人违拗，退！都他娘的给我退出去！不然老子就开枪啦！男人的吼声刚落，水英看到男人头顶上火光一闪，砰！枪响了，跟着是一阵大呼小叫声。

浓烟里，突然间伸出的黑洞洞的枪口，与水英一样被吓着了人群就如同炸栏了的羊群，前推后搡，嘶叫着，哭喊着，拼了命撒开腿往超市的出口涌，他们中惟恐自己稍稍有丁点儿的迟疑，那灭顶之灾就会砸到自家的头上。

水英从未想过自己平白无故会跟枪匪如此近距离的对视，男人甲手里的枪口冒出的烟，水英看得是明明白白。水英倏然间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而且这危险就跟张开獠牙的魔兽正一步一步地朝自己紧逼。水英感到了压迫。这一压迫，小腹部就有点儿胀痛了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水英苍白的嘴唇嗫嚅着，她能感觉到自己低如蚊蝇声的呵斥，在现下紊乱杂沓的场景里是那样的乏力，就如同被投进海水里的一枚丝针，甯指望能激起星点儿的水花来。

男人乙抡起大锤砸向柜台。水英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一歪脖，闭起眼，玻璃柜面上顿时印上了蛛网似的丝线，紧跟着冰河解冻似的一声脆响，破裂的玻璃碎片就如同凭空抛撒的金片，闪着光，四处飞溅。

男子丙快步上前，张开面口袋，一顿划拉，眨眼间柜台内近三千克的黄金饰品尽收囊中。

打劫！

惊魂未卜、脸上没半丝血色的水英，这时候脑子里猛然间闪出了打劫的字样，职业的本能，使她哆嗦着掏出手机就欲报警。

水英感觉到男人丙的目光如鞭子似的往自己的脸上一抽，阴森森，冷冰冰，火辣辣的。男人丙豹子般地一步蹿到水英跟前，扬手夺

过手机，奋力砸向地面，怒骂声随之而出，你他妈的找死啊?! 吼完，男人抬起腿雷霆般地朝水英狠狠踹去。单薄的水英就如一片叶子，一下子飘出一丈有余，之后，又重重地砸在大厅的地面上。

男人丙快步走到男人甲跟前，抖抖包，点点头。男人甲握着枪，飞快地扫视了下四周，手一挥，撤!

三个男人来去如风似的，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烟雾尽了，营业大厅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天光。双目失神的水英就像是狂风中被折断了的树枝，无力地瘫软在碎玻璃片四散的柜台前……



打那以后，三妮回娘家的步子勤快了起来，明眼人一看，这两人有戏。的确，三妮的热情很快将飞毛的心培热了起来。他们高谈婚论嫁也就隔着一张没有捅开的薄纸罢了……

飞毛这段日子有点儿烦。

上午，三妮又来过了。这回，话从三妮的嘴里再迸出来，就透出股冰凌子的寒气了。三妮说，我妈说过了，这回再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要再弄不来两万块钱，咱俩的事就彻底拉倒了。

飞毛眨巴着不解的眼睛，怎么这么急呢？

三妮拉着脸，眼睛望着门外明晃晃的日头，你说我娘为啥急啊？豁子说门亲事容易吗？人家女方还算好，倒没嫌弟弟是个豁口，说只要见着两万块的彩礼钱，秋后就让豁子成亲。这段日子我娘愁得头发又白了不少。你知道的，我家祖上三代单传，爹临走时别的倒没说啥，就是叮嘱娘早点儿让豁子成亲。

飞毛抱头蹲在地上，口气很是为难，他跟三妮商量，你能不能跟你娘再说道说道，这两万块钱我飞毛肯定认，只是时间上还望再宽容些日子。

三妮一听，拉着的脸上就挂上了两汪眼泪水，我就知道咱俩的事你从来就没真上心过，你不就是嫌我是个二婚嘛，我三妮要还是从前的黄花闺女身，我就不信了，你能弄不回两万块钱来！

事情哪会是你想象的样子呢，你对我的好我能觉察不出？我飞毛也是一个二婚头，我能嫌你？放在秤上称，咱俩也是半斤对八两，绝对的般配。只是你娘，逼得也太紧了点。飞毛说着上前搂住流泪的三妮，三妮一把推开他，生气道，我娘真的逼得紧吗？你也不捂着良心问一问，弄钱的事开春我就跟你提过了，你总是一拖再拖，现在眼瞅着豁子要成亲了，你叫我咋办？叫我娘咋办？三妮哽咽得身子都颤动了起来。

飞毛憋了半天，说，那好吧，你回家等着，半个月内我保证给你筹得两万块钱来。

三妮一抹眼泪，筹不来钱，我大不了舍出身子，跟岭后的老王家换亲。豁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打光棍，他可是我们家的一棵独苗苗。

三妮来时风刮儿似的，走也是刮风似的。望着她远走了的身影，飞毛一下陷入沮丧中，话虽是这么说，可半个月到哪儿去弄这两万块钱来？看看空洞洞的屋内，除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电，再找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今年三月，老婆呼天抢地的闹离婚，他知道，老婆之所以这样做，算是对他的心彻底地凉透了。打二〇〇一年的元月份，他因为盗窃罪，被家乡的人民法院判了五年的徒刑，之后又祸不单行，因为监狱方深挖余罪，又追加了一年的刑期。其中，虽然被减了十个月的刑，等他二〇〇六年十月被释放回家，打结婚起掰着指头算，呆在一块还不到一年时间的老婆实指望他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他依然还是过去的一副散懒劲，把个老婆发家致富

奔小康的念想揉搓得粉碎粉碎。苦口婆心劝干了唾沫，老婆的心也彻底地冷了。婚离了，上了年纪的父母看不得两岁的孙子跟着他有一顿没一顿的遭罪，骂骂咧咧把孙子接到了身边。家里一下少了人气，飞毛倒没觉出有啥不好，身边再没人成日嘀咕了，耳朵根子清静了，自个儿三个饱、一个倒，再出去搓搓小麻将，日子倒算逍遥。

三妮就是这时候重新走进他的视野的。

三妮跟他同村，家住在村西头的豹子坡，两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彼此的感觉相当不错。只是等到两人都到了成家的年龄，飞毛自卑的心理在作祟，自个儿觉出配不上三妮，心生的念想就被活生生地掐死了。而三妮哩，她那个当村主任的爹非逼着他嫁给了镇交通办主任的瘸儿子，日子就这样白开水似的没滋没味过着。去年秋上，三妮那个瘸丈夫不安分，非得捣鼓了辆家用运输车，给人家拉货。买车的货款还没还清，这个瘸丈夫就连人带车栽进了山崖里。

这天三妮回娘家，无意中听人说飞毛又成了孤家寡人，三妮心一动，可她最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步子，找到了麻将场上忙着的飞毛。三妮还是改不了过去不管不顾的脾气，她把飞毛拽了出来，四目相对，飞毛的心也格噎了一记。三妮的话雨点似的劈头盖脸，就打算这样混到断气？飞毛讪笑着，山里人，还能怎样？三妮说，就没想过重新振奋起来？你飞毛在我的心目中可不是这样子的人呀。飞毛无语，三妮说下次再看到你，我可不希望你还是现在这副样子。

打那以后，三妮回娘家的步子勤快了起来，明眼人一看，这两人有戏。的确，三妮的热情很快将飞毛的心焐热了起来。他们离谈婚论嫁也就隔着一张没有捅开的薄纸罢了……

现在，三妮扔下一句狠话走了。飞毛知道三妮说归说，真要她离开自己也就口头上撒撒气罢了。凭心论，他不想也不忍伤了三妮，都这么多年了，人家三妮还放不下自己，三妮她又图自己啥呢？可眼下紧要的还是尽快弄到钱，三妮她不是逢上了这般火燎眉毛的事，绝不会一趟又一趟往自己的屋里跑，还把自己当成一棵能遮风

挡雨的大树。

现在的问题是到哪弄钱？怎么个弄法？

日子踏着马蹄在一天一天地逼近。

飞毛想得脑袋生疼。



三名歹徒那真是分工明确，反应敏捷，动作迅捷。从二十时许自制烟雾弹爆响开始，再到作案后逃跑，整个入店抢劫过程也就仅用一分五十秒多的时间。

水英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竟很快惊动了全市的警察，就连千公里外的京城都震动了。

公安部电令：请滨海方组织力量，抓紧侦破，务求必胜！

上方的命令水英是无法弄清楚的，不过警方的动作倒是让水英感觉出他们并没有闲着。

技术人员很快在现场砸碎的玻璃片上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血迹。

接下来，三名蒙面歹徒入店抢劫后的路径也很快得以明朗。

超市有南北两个出口。北口外有一块很大的停车场，平日里，许多顾客总喜欢在购买完物品后，凭借购物票，说说笑笑，在此乘坐超市的免费班车。朝北与停车场相接的是一大幅的草坪，三名歹徒得手后，正是从超市的北口逃窜，越过停车场与草坪，沿着莲花塘河堤岸往东使劲猛跑，穿过福泰路桥洞，直到小路的断头，再翻越一人多高的围墙进入人居混杂的盛枫停车场。

警方之所以对自己的判断如此自信，先期介入侦查的侦查员不光在草坪中发现了歹徒用于作案的塑料手枪，之后又在福泰路桥洞

的东侧约一百米处,发现了一只用于作案的自制头套。断头路处的围墙上还印着新踩踏过的痕迹。

三名歹徒之所以选择如此的逃跑路线,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他们着实费了一番的心机。

首先,让我们实地来看一看其时的北出口停车场。超市方有规定,免费班车每日二十时开始停运,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北广场,候车的顾客已经不在,进出超市的顾客自然也少了许多,从这里出逃磕磕绊绊少,胜算要比从人头攒动的南口大得多。

让我们再沿着莲花塘河堤往东走,过了福泰路桥洞,也往前约四五百米处,就是断头路,歹徒先前踩点时肯定在想,一般人作案后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逃跑。干脆,他们就来个反向思维,这样也为快速逃离作案现场争取到时间。再者,小路的断头处的围墙,欲翻越过去,一般的男子无需费太多的力气,最主要的是围墙外就是盛枫停车场。盛枫停车场方圆一大片,里头蛰伏着十多家货运物流公司,白里黑夜,来来往往的货车总让人无法安生,而且这里还是外来人口聚集点,每日里操着各种口音的外乡人打架生事是常有的事。总之,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这里,怕是一点也不为过。相对于三名歹徒,他们作案后巴望的就是乱,越乱,他们越能觉出安全,那感觉就像是鱼儿终于汇入了江海,爽哩。

侦查人员还通过反复回放超市的监控录像,三名歹徒那真是分工明确,反应敏捷,动作迅捷。从二十时许自制烟雾弹爆响开始,再到作案后逃跑,整个人店抢劫过程也就仅用一分五十秒多的时间。基本可以断定,三人的实际年龄应当在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作案前曾精心预谋过,并多次踩点,而且三人很可能有过犯罪记录。

这天,警方以发案时日期为代号的“9·8 抢劫金店案”联合专案组正式组成。

专案组综合前期的侦查,果断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比如说,向滨海公安机关通报案情,以犯罪嫌疑人的穿着特征组织查控;调阅

案发地及周边地区的图像监控,进一步寻觅犯罪嫌疑人作案前后的活动轨迹;在全市范围内布控被劫黄金饰品;在全国范围内并串同类型案件;检验从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走访和排查超市内部员工及案发地周边的村庄、网吧、浴室、旅馆等等等等,这套组合拳,有些水英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 四

飞毛上前一把拉住胸脯还起伏着的钢子,责怪道,咋就弄成这样子了呢?不想过啦?说着,还瞄了眼钢子的老婆,女人再咋地,你也不能动手啊,那都伤感情啊。说着,飞毛摇摇头,就将钢子往外拉,走,走,消消气去!

飞毛的双腿刚进了钢子家的院子,身子还没有站定,就见半空里一只瓷碗朝他飞来。飞毛本能地一低头,好险啊,瓷碗擦着发梢斜斜地飞了出去。

屋里是激烈的打斗声。

钢子低吼,你砸!砸完了算数!反正老子也不想跟你过了!

女人也在反击,你以为你是谁?脱毛鸡一只,当初我真是瞎了眼,白白被糟蹋了这么多年!

啪——!耳光响亮。

飞毛不用猜,也知道那是钢子送给她老婆的。

跟着,女人尖锐的哭声就水泻似的满满地从屋里涌了出来。

飞毛浅笑,摇摇头,这就转过身子欲往外走。等他刚提起脚,飞毛又突然间改变了主意,人家两口子打架,既然碰上了,怎么说都该上前劝解劝解,就这么拔腿一走,似乎显得有点儿不太地道了,何况自己还有重大的事情找钢子商量着哩。

飞毛就重转过身，径步直屋里走去。

我说打什么打啊，谁家过日子不磕磕碰碰的。飞毛人还未进屋，声音已钻进了屋内。

进了屋内，飞毛心里头还是禁不住暗自一惊，这回这两口子看来玩真的了。地上，杯盘狼藉，一张吃饭的四方桌断了两条腿，滑稽地斜倒在地上，已破了相的电视机豁着口再冲着他傻笑。钢子的老婆紧张冷目地站在墙角，一头秀发乱糟糟地篷着，嘴角挂着新鲜的血迹。

飞毛上前一把拉住胸脯还起伏着钢子，责怪道，咋就弄成这样子了呢？不想过啦？说着，还瞄了眼钢子的老婆，女人再咋地，你也不能动手啊，那都伤感情啊。说着，飞毛摇摇头，就将钢子往外拉，走，走，消消气去！

钢子愤愤地望了眼女人，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等会儿回来再收拾你！

墙角的女人也不甘示弱，有种你就杀了我！你不杀了我，趁早咱俩分手！

钢子听了，又要往女人的跟前冲。飞毛一拉拖住钢子，哎，哎！拿点男子汉的风度来，还没完没了哩。

两人还没出院门，女人的声音又飞了出来，你就在外头混，早晚等人给你收尸！

飞毛嘴角惊过一丝别人无法觉察的冷笑，他知道，钢子的女人的话实际上就是拐着弯在骂自己。也难怪，一个村子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自己那点德性能瞒得过谁哩。飞毛感叹，现下的女人都咋的啦，不就是瞅着自家男人手里头没挣着钱嘛。飞毛暗叹，唉，钱啊钱！

两人走到熟食店，飞毛掏钱称了斤牛杂，外带一包花生米，又从食杂店里卖了两瓶老白干，就朝竹林子里的飞毛屋子里走去。

几杯酒下肚，两人对钱真是感慨万千。也许酒精烧的，这回钢子就把压了他好多日子的一桩丑事给倒了出来。钢子咬着牙，说这



女人给我戴绿帽哩。飞毛一惊，疑惑，有这事？钢子喝口酒，点点头，差点都被我逮着了。飞毛忙问，那人是谁？钢子说，就是她打工的那家化工厂的裘老板。听说是裘老板，飞毛刚刚还有点硬气的腿一下子软了下来。裘老板何许人？方圆几十里，恐怕在整个县域，腰包里的钱能敌过他的还不多，身边有两三个保镖成天护着，欲动他根毫毛，说不好听的，依钢子眼下的窘况，恐怕下辈子也难。

飞毛知道，钢子对自己的女人还比较看重的。他12岁那年父母在赶集的途中遭遇车祸，双双遇难。说不好听的，钢子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等到了谈婚的年纪，好心人给他说合了一门亲事，女人生得也俏，手脚也很勤快，钢子是满心里欢喜。成家后，日子虽过得清贫，但小两口子相敬如宾，钢子很是知足。可是，不久，一件事搅得钢子心神不宁起来。啥事呢？老丈人眼瞅着就过六十大寿了，拿什么给老丈人贺礼？虽说女人一家知道自己的根底，结婚时的彩礼也对他是网开一面，钢子就想，总不能给人永远留下清贫的形象吧。钢子苦想了几天，心就少有的活砢了起来，一天，他对自家女人说，我不会让你跟我吃一辈子的苦的，我得翻身！女人也没有把他的话往心里去，顺口说了句，随遇而安，比啥都强。女人越是这样，钢子越发地不安。他开始了“翻身”的行动。一个月黑风高夜，他把穿过凤凰岭的高压线给剪了，偷偷换回了五百块钱，接着，他还想干一把大的，又爬上了乌雀岭，把一段高压线又给剪了。这回，钢子就没有上回那么幸运了，他被警察逮了起来。后来，又被当地人民法院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判了三年。

那年的秋天钢子重回到了村里，对自家女人的不离不弃，钢子是心存感激的。几年的牢狱生活，着实也让钢子痛定思痛了一些日子。翌年，山上的高粱抽穗的季节，钢子提着简单的行囊，只身来到了滨海。他先是在位于银都路上的一家超市干了六个月的保安，后来又换了一家公司干了三个月。干保安，活儿倒是不重，可钱却挣得不多。钢子感叹，我徒有一身力气啊！后来他听人说，帮人干户